

青海文史資料選輯

第 二 輯

(內 部 發 行)



0793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青海省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青海文史資料選輯

第 二 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海省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一九六四年三月

10115

青
海
文
史
資
料
選
輯
第
二
輯

青中
海

青海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海省委員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青海省新生印刷厂印

1964年3月

0.90

22.2
144
22.2

研究
會
員
會
議
錄

編輯 凡 例

一、本选辑刊印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積累历史资料，为历史研究工作者提供素材；並借以交流撰写历史资料的經驗，促进征集文史资料工作进一步的开展。

二、本选辑所刊载的资料，大都是撰写者的亲身經歷和見聞，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实可能不尽翔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因此，本选辑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發行。

三、本选辑所载的资料，主要是从清末到解放以前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各个时期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民族、宗教、艺术、社会风习，及人民生产、生活动态等各个方面的史实。不拘体裁，不求完整，亦不限定字数。

四、本选辑对來稿可加以选录、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欢迎閱者提出补充和訂正。

目 錄

我在甘肅河西堵擊紅軍的經歷和見聞

..... 劉呈德 (1)

參與河西走廊倪家營子反共戰役的片

斷回憶 孟全祿 (20)

馬步芳反共初期二三事 馬樂天 (25)

青海南部和甘肅河西反共戰役雜憶 田生蘭 (34)

青藏戰役中我的經歷 蔡作楨 (47)

丹噶爾(湟源)和西寧元山爾反清事

件的經過 石殿峯 (59)

西寧元山爾反清事件紀略 宋千臣 (72)

宗社黨人呂光在西寧道屬地區進行復

辟活動的始末 政協青海省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75)

回憶西北軍騎兵第七旅 邵士璘 (85)

馬麒先後鎮壓拉卜楞記 姚 鈞 (91)

馬仲英屠殺湟源縣城紀實 李 魁 (98)

馬步芳掠奪和屠殺同德藏寺概況…………桑熱嘉措(106)

馬步芳鎮壓果洛沙科日及玉樹百

日多瑪等部落目睹記…………李廷祥(111)

馬步芳鎮壓同仁蘭采見聞…………格勒嘉措(117)

專 載

關於文史資料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120)

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總結…………(137)

我在甘肅河西堵击紅軍的经历和見聞

刘 呈 德

馬步芳在甘肅河西堵击紅四方面軍西征事件，由1936年10月开始，到1937年5月中旬結束，先后經過了七八个月之久。由于种种原因，紅軍牺牲重大，但在那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们英勇坚强地进行了大小百余次的血战，充分表现了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革命英雄气概，在中国人民革命史上已写下了光輝的一頁，永垂不朽。

紅軍西征部队在靖远越渡黄河后，馬步芳、馬步青即从景泰、乾柴窪、一条山起，直至安西紅柳园止，进行了疯狂的堵击。其时我任馬步芳部第一百师二九八旅五九六团团長，当古浪战役之际，即投入涼州城垣的防守，其后自涼州以西的四十里舖开始，经历了永昌、临泽、倪家营子①、黎园堡以至安西战役，始終在第一綫为馬步芳卖命。那时我们在外綫作战，补給便利，装备和人力源源不絕，以致紅四方面軍西征部队最后进入新疆时，仅剩了数百人，突出地显示了馬步芳军事集团反共反人民的兇恶面

① 倪家营子誤作米家营子。

貌。迄今回忆，我在这一血腥事件中，也确实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痛自反省，惶悚万分。

兹为积累史料，爰将记忆所及，追述如次，以供参考。

一、由河防至古浪的兵力配备

1936年10月26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五军、第九军、第三十军，经过长征北上，进入甘肃的先头部队，从黄河中游的靖远强渡，一鼓突破了马步青所属骑五师韩起禄旅的河防部队，红军全部人马，浩浩荡荡越渡黄河，随之又击败了该师马禄旅的防御，即向河西走廊节节推进。

蒋介石为堵击红军西进，急电青海马步芳星夜调遣大军，配合骑五师迎头堵击，企图消灭红军。马步芳即从青海调遣了他的海南警备司令部①骑兵部队马彪旅、马元海旅、第一百师骑兵马朴旅及马占成团、马宗林团、马秉臣团等，约一万三千余骑。又配备了第一百师三百旅六百团等三千余人，共约步骑兵一万六千余人，任马元海为指挥。与此同时，马步青纠合所属骑五师韩起禄旅和马禄旅约三千余骑。还将骑五师步兵祁明山旅的马进昌团和马如麟团，及该师直属手枪团等约四千五百余人，都集结在前线，马步青派骑五师参谋长马廷祥②为前敌指挥。

二、一条山马廷祥毙命

红军渡河后，逕向景泰县境推进，该县所属的乾柴窑、一条

① 系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的简称。

② 马廷祥字瑞亭，其时由旅长调任参谋长。

山、大拉排及附近的村鎮，均被紅軍先后占領。這時由青海開拔的全部步騎兵和涼州（武威）的騎五師部隊，向紅軍展開進攻，戰鬥十分激烈。在一條山下一個村莊的戰鬥中，前敵指揮馬廷祥會同指揮馬元海，在一高土房頂瞭望，窺察紅軍，紅軍陣地突然響起機槍，馬廷祥應聲倒斃在房頂之上。馬步青得悉後，即時發出前防作戰情報，大意是“紅軍節節西竄，我部奮勇殺敵，不幸少將參謀長馬廷祥為國捐軀，各級軍官和士兵傷亡亦在千人左右，值此生死關頭，特令各旅、團、營長，懷于戰事的艱巨，務須提高鬥志，奮勇進擊，以赴戎機。”消息傳出後，不僅未能起到鼓勵軍心的作用，却使全軍產生了恐懼情緒。

三、古浪攻守戰

1936年10月底，古浪情況告急，馬步青由涼州電告馬步芳以前防吃緊，騎五師兵力單薄，不敷分配，速由青海遣派部隊增援，馬步芳即調湟中縣民團十二大營，約有官兵一千幾百人，由第一百師二九八旅五九五團團長馬華榮率領，星夜馳抵古浪。古浪城垣早於1929年地震時倒塌，殘破不堪，紅軍第九軍西進部隊，即將古浪包圍，並宣傳“聯合起來，一致抗日，槍口不要對內。”但馬步青却通令各部隊：“決不能上當，應堅決守城，併全力阻擊。”在激戰中，馬華榮左臂重傷，以下官兵死亡枕藉，旋即由古浪撤退至涼州境的山區張掖堡，紅軍占領了古浪縣城。古浪丟失後，馬步芳、馬步青立即又調遣了騎五師手槍團馬呈祥部和第一百師三百旅六百團馬全義部，以及民和县民團等，共約三千餘人，集中兵力，又將古浪包圍反攻。從一條山等處陸續退來的騎兵韓起祿部，亦支援進攻，蔣介石也從蘭州派出一小隊三架轟

炸机助战，围攻红军。经过猛烈战斗，遂将县城攻陷。战斗中虽然使红军受了重大损失，而马步芳与马步青的部队，也遭到了沉重打击。团长马全义受伤，伤亡士兵约六七百人。在飞机轰炸中骑兵的军马几十匹也被炸死。

四、防守凉州城

凉州为马步青骑五师司令部所在地，在战略上当时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但两马主力，大半兵力尚被牵制于古浪以东的景泰县一带，凉州形成空城，红军前锋向西挺进后，马步青以危在旦夕，万分惶急。其时我团驻防嘉峪关外的玉门、敦煌两县，遂立即调我团昼夜填防守城，但所属第一营远在青海同仁县驻防，不及调遣，于是即率第二营和第三营及团部人员，兼程驰入凉州。我即按照马步青的命令，想尽一切办法，以达成拚命守城的目的。根据现有兵力，在北城和南城各布置了三个连，东西两面各布置一个连，以第二营营长马有魁防守西城，第三营营长马入林防守东城，团附祁海龙防守南城，我自己在北城总揽全局。还将骑五师所属的少数部队，以及在城内商号和居民中征拔的壮丁，混合配备于各连排之内，以加强兵力。在此期间，马步青打电话说：“红军先头部队已攻入古浪县城，我军大部队尚在前防，我和子香^①研究决定，命你坚守凉州城，由我驻守新城（新城即满城，是骑五师师部所在地），凉州是河西的重镇，必须日夜严加防

① 子香为马步芳字。

守，決不能有絲毫疏忽。”這時古浪紅軍先頭部隊已由古浪西上，馬步青看到涼州形勢緊張，即由駐守新城的砲兵團中調撥一個砲兵連，攜帶山西造中型山砲兩門，配備我團，以增強守城兵力。我即於日間嚴令各連隊輪流守城，一到夜間，則將全部隊伍集中於各城頭。同時令壯丁等各持足夠整夜照亮的油燈籠一只，攜帶刀矛等件，夾雜在部隊之中，將燈籠照出垛口之外，禦防紅軍的攻城。一時情況愈來愈緊，馬步青又將從景泰一條山潰退的騎五師馬進昌團的殘部六百餘人，調進涼州城，馬步青給我打電話說：“馬進昌部隊協助守城，由你負總責。”還說：“這個團作戰不力，官兵心理散渙，不能依靠他們，我已命令馬進昌服從你的指揮，現在紅軍大部已向涼州移動，立即加緊堅守。”11月下旬紅軍先頭部隊，進抵涼州城南五華里處，我緊閉城門防守，日夜未離城頭，一時情緒緊張萬分，旋在城頭望見紅軍前鋒繞道涼州城南，向永昌方向前進，隨之大部隊伍，日夜未停地行進，人數不知究有多少，使我不勝慌恐。有一晚間，紅軍曾向城頭打出一排機槍，未夾圍城，也未進攻新城。那時馬步青不斷地在電話中向我詢問情況，一再飭令“嚴密防守，不得有誤。”他在通話中的聲音語氣，是極度慌亂的。那時紅軍如以全力攻擊，涼州新舊城是很危險的。

五、重行配備兵力

紅軍第四方面軍各部隊自經涼州西上，聲勢浩蕩，馬元海等以我軍形勢危殆，憤恨韓起祿平時搜括民財，為所欲為，今把守河防，形同兒戲，以致紅軍進入我軍陣地，不堪收拾，紛紛叫嚷請將韓以軍法嚴懲，馬步青即從多方面進行撫慰，強調大敵當

前，團結一致。馬步芳为挽救危局，下定最大决心，与馬步青联电会商，将全部人馬，調于凉州郊区，作了三路围攻的部署。即由馬步青就近召集两军的旅长，在新城举行紧急军事会议，重行配备了兵力，大体上有如下列：

1.分中、左、右三路进兵。任馬元海为步騎总指揮，指揮全軍，并直轄中路軍，以第一百師騎兵馬步鑾團，二九八旅刘呈德團，及騎五師韓起祿旅的两个團、步兵旅祁明山的两个團为主力。还配备了循化县撒拉族民團韓忠良旅的馬忠良團，及湟中县民團馬庆團、馬兴泰團、馬貴團、馬松齡團等，緊隨紅軍，进行攻击。

2.任馬彪为騎兵总指揮，担任左路，配騎兵馬元祥團、馬秉臣團、馬忠义團、騎五師馬祿旅的两个團等。由凉州至张掖公路左侧，阻击紅軍先头部队。

3.任馬朴为騎兵副指揮，担任右路，配海南警备旅的馬占成團、馬宗林團、及民和、乐都、互助、大通、豐源各县的騎兵民團陈嘉禾團、韓进录團等，从公路右侧，向永昌、山丹前进的紅軍繞道袭击。

六、馬元海指揮作战的方式

我团是配备于中路的先头部队，自参加作战后，深深感觉到指揮部沒有一套比較完整的战斗計劃，每当战斗开始，总指揮馬元海只派人传达口头命令說：“明日早飯后，你团以三成兵力扼守原据点，以七成兵力进攻，临时听候指揮。”既至部队出动，在进行攻击前，馬元海又把各团、营长传到指揮部，他乘騎引导，团、营长徒步随行，到达紅軍据点附近，約略視察，选定目标，

然后当面指定某团以几成兵力配合某团，从某面夺取某点。某团以几成兵力，由某面配合某团攻取某点，随即命令开始行动。至于战斗失利，如何应付危局，如何收拾兵力，事先没有任何布置，听其各自行动。有时也命令暂时撤退，以便另选目标，再行攻击。这就是他在指挥作战中一贯运用的手法，混乱不堪，再也谈不上什么精密计划。馬元海另外的一套办法是：也还在战斗开始前，派出总指挥部的传令队五十余骑，分头侦察，然后亲行乘骑，带领参谋人员进行视察，作出决定，即分别下达口头命令，某团某营夺取某点，某团某营支援，某团某营作为预备队。这些团营的兵力，大体上也是以三七成或四六成的比例配备，从来是不把整旅整团整营的兵力摆上去。这种作法的用意是，使基本部队的有生力量，在任何时机，都有一定的积蓄，即使失败受损，也能即刻原团原旅地迅速补充起来。

七、涼州西四十里鋪的战斗

我团是在涼州以西的四十里鋪一带开始投入战斗的。由于与紅军初次交战，沒有經驗，两个营的部队，先后受到了两次損失，馬元海即以我团作战不力，电告馬步芳，不日接到馬步芳的电报說：“你身为团长，率领一团人马，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今天临陣，畏縮不进，实难容忍，姑念平素尚能遵守紀律，暫免处分，以观后效”。同时馬元海派来传令人員說：“刘团长，总指挥命令你今天要奋力当先，勇敢杀敌，只准前进，不准退后，倘再潰敗，先把团长的头提到总指挥部来。”在这种情势下，使我深深警惕到自己是馬步芳军事集团中仅有的一个汉族团长，所有全军团长級以上的军官，都与馬步芳有同宗同族同教的血肉

关系，而我却不具备这些条件，显然是很危险的。自黄河岸到一条山及凉州一带的历次战斗中，失利的各旅、团、营长都没有受到严厉的谴责，今天对我毫不放松，摆在面前的只有一条死路，前进是死，后退也是死，前进或能取得侥幸，得以不死，后退必死无疑，自觉死于军法是不值得的，于是下定决心，千方百计地要在战斗中争取九死一生的出路。我就在这种主导思想的支配下，在战场上积极进行了反共的罪恶活动。

凉州西四十里铺，距永昌县约有一百五十华里，红军三十军的一部分兵力经过凉州后，即驻在四十里铺一带的村庄。马元海指挥中路军我团和祁明山旅步兵团展开了围攻。前后在进攻两个堡寨和庄院时，采取了“牦牛阵”式的人海战術。马元海指定攻击目标后，先命山砲轟上几砲，即令部队前进，但红军据守于堡内和庄院中，我方看不见人影，只向庄院外围筑有的地堡工事进攻，红军以机枪扫射和炸弹阻击，我们死伤的官兵为数不少。据我们自己的估计，在四十里铺一带几次进攻中，死伤官兵就达八九百名之多，那时我的一团只有两个营，即重伤营长一名，下级军官伤亡十一人，士兵伤亡一百一十余人。

红军由凉州西四十里铺作战后，继续向永昌前进，仅留部分部队在永昌以东的公路沿线据守。我军大部分骑兵紧跟着红军推进，即以马步骧团为中路军的先头部队。某次在永昌四十里坝的一个庄院包围了红军的一个歌舞团，男女演员约有三十余人，还有些保卫人员，他们是前往四十里铺劳军的。当时除打伤打死外，将被俘的男女演员，即送抵总指挥部，马元海将男演员押往凉州，女演员当作了自己的玩弄品。其后又把大部分女演员分送给马步芳和马步青。

八、永昌一带的战斗

紅軍第三十軍于12月初进占永昌城后，分別扼守永昌东关和东十里舖一带的据点，我軍中路部队，围绕于城东南的郊区一带，令我围攻永昌东十里舖的碉堡。其时我团的一营已由青海調抵前綫，成为三个营的完整团，馬元海限时命我攻取。为了完成任务，即和各营长設定如下布置：

①第三营为主攻部队，全力由东北面直攻十里舖碉堡的正面。

②第一营沿公路北向碉堡进攻，兼預防永昌东四十里舖紅軍支队的袭击。

③第二营向碉堡北側佯攻，牵制紅軍兵力。

④由各营連抽調精壯士兵一百二十人，編成机动队，由一精干的連长帶領，担任临时突击。

展开进攻后，战斗至为激烈，正当得手时，永昌城关紅軍突出反攻，行见即将取得的战果，将被紅軍摧毀，我立即命令机动队投入战斗，以猛烈火力进攻，经过七次冲来打去的反复爭夺，最后终于击退了紅軍的反攻部队。但是又在公路上发现了一支紅軍，一拥而来，向我主攻的第三营展开側击，我預伏在公路北边的第一营部队，立即出动，以猛烈火力截击急进的紅軍，双方激战两小时左右，紅軍伤亡甚重，加之馬元海以强大的兵力，控制于周围，迫使紅軍撤退据点，放弃东十里舖碉堡。但我团在围攻中，死伤已达一百四十余名，其中有因重伤死亡的团副官一名，第三营三連連长亦被击毙。紅軍未及抬回遺棄于陣地的尸体，約有二十余具。第二天早晨馬元海率領总指揮部人員，前来陣地視

察，他勉励我說：“昨日的这一仗打得很好，你在布置方面，既有主攻兵力，又有后伏兵力，既能从正面攻击，又能从侧面插进去，这样灵活策应，始終是处于主动的地位。今后仍要继续运用，才能取得更大的胜利。”他还摄取了陣亡紅军屍体的照片，即向各部队說：“刘呈德团打仗还是坚强。”改变了以往对我的看法。那时大家看见陣亡的紅军战士所穿着的衣服鞋袜很单薄，也不齐全，于是官兵们惊奇地說：“共产党的军队身上連一件半新不旧的衣服鞋袜都穿不上，可是打起仗来不怕死，到底是为了什么？”又在某一天的午后，馬元海命令馬步鑾团派一个騎兵营，进攻永昌东关东首油坊空地的一处据点，经过該营偵查后，以該油坊只有四面土牆，別无依靠，如永昌城内紅军出动猛攻，騎兵人馬无处躲藏，难以胜任，馬元海遂转过来命令我团前往，这时我抱定唯命是从，以争取对我的印象更加好转，可是第一营营长韓得明情緒抵触，他說：“同是吃粮当兵的，难道我们比別人多吃着斤半面？別人不能去，我们就能去嗎？”我当时回答說：

“今天不是計較个人利害的时候，你既不愿出力，可以在后备队指揮，我自己帶領第一营去作战。”因为这一营部队，是我早年任营长时亲行訓練起来的，我自行統率，战斗可靠，有恃而无恐，使营长无話可說，只得一同执行任务。我立即采取了零星分散的队形，分头闖进，遂占据了油坊院。当晚十时左右，城关紅军猛向我部进攻，彻夜枪声未停，火势枪声交熾一起，战斗激烈，紅军几次搭上梯子攻进牆头，均被我军击退。这夜第一营营副馬希仲受重伤，击毙排长一人，連、排长受伤三人，士兵死亡七人，受伤十七人。既至天明时，紅军撤退。检查陣地，发现牆根梯子边遺弃军帽約七八頂，并有一些血跡落在地面上。

1 2月下旬馬元海召集中路军营长以上军官，举行会议，我去参加，会上决定了围攻永昌城的计划如下：

1.以我团为主力，配属循化县民团，共约兵力一千五百余人，围攻永昌城东北面。

2.以馬步鑾团为主力，配属湟中县民团馬貴团、馬兴泰团，从正面围攻永昌城西門，共约兵力一千三百余人，并分編云梯队，以便到达城根，搭梯上城。

3.以韓起祿旅为机动兵，配属一个步兵营，埋伏在东关及东城附近，禦防城内突出袭击的红军。还选拔一批精于射击的枪手，专向城头瞄准发射，以减轻城头红军封锁我军前进的密熾火力。在具体战斗方面，决定了佯攻兵力，先在两侧展开攻击，以掩护主力，趁天未亮前，会合猛攻。即在一个早晨的六时出动，七时左右逼近城壕，城头红军发觉，立即丢出炸弹并以机枪扫射，由于红军在城头暗处，居高临下，乘势射击；同时白天测定城垛口的各个机枪眼，均已转移了位置，无法制止，又加以天已大明，我军目标暴露，行动上受到了极大威胁，因之在反复进攻冲击中，均被击退，死連长一人，排长四人，士兵死伤二百三十余人。随后改攻为围，十多天后，城内红军食粮缺乏，无力据守，在月底的一个深夜，遂即主动放弃永昌城垣。这时逼近东关油坊的我团部队，发觉东城門内忽然沉寂，派兵前往侦察，才发现红军已弃城西上，我团第一营营长韓得明遂率部涌进东門，鳴枪搜查，已无踪影，黑夜中追至西郊时，仅有红军一个排在那里警戒，在远距离打了一陣，未再追击，自是占据了永昌，馬元海乘此居功，谎报馬步芳和馬步青說：“攻克了永昌城，俘获和杀伤红军甚多。”馬步芳并向蒋介石专电转报攻克永昌，竟得到蒋介石的通令嘉